

梅村家藏藁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一

文集十九

神道碑銘一

福建道御史忠毅李公神道碑銘

天啟六年逆奄用事矯旨逮福建道御史江陰李公於其家下詔獄以死
烈皇帝卽位大憝就戮首恤死難諸臣而李公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封
三代如其官予祭葬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爲弘光改元其子遜之伏
闕以易名請廼俞禮官議諡忠毅而公褒忠之典始大備於是遜之謀葬
公偕配錢淑人於赤岸里之諭塋而命偉業書其隧道之碑蓋距公之沒
二十有餘載矣公之沒也年僅三十有四其同時死者徙者如高邑趙忠
毅公無錫高忠憲公皆歷事先朝志存國本幸不卽填滇溝壑得見少主
老臣何惜餘年以上從神祖光廟在天之靈而下報同事諸人於地下惟
公獨以始立之年有爲之才早負盛名未歷疆仕雖天地否塞竄逐流離
天下猶望以黨禁終開足竟大用而橫爲奸臣賊子所考陷畢命牢戶暴
屍道傍眼鼻蟲出手足穿爛丙寅閏六月之三日獄中裂裳嚙血訣父手

書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人矣嗟乎當終軍買誼之年而受陳蕃李固之禍百世而下讀公傳者未有不爲之太息而流涕也方公入爲御史哲皇帝冲年御服羣小欲矯弄威福日導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憂之其拜入臺第三疏所言數條皆軍國大務而末以逸遊爲戒固未嘗指斥某事也羣奄已大譁閣中曰李御史何人教萬歲燈也不看福唐相緩之乃解公聞之益發舒於聖躬違豫則請止內操熟審推仁則請除立枷萬燎之斃杖也則疏理其冤王永光魏廣微之柄用也則疏糾其惡而最大者應山楊忠烈公劾逆璫二十四大罪公首疏繼之竟繇是得禍卒與忠烈先後死初楊忠奏入而璫擲地號哭達床夜走公以爲此機不可失也故其疏曰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尤不安蓋逆璫大罪疊結一朝發露地嫌怨集勢必自疑進將有參乘之萌退亦有覆宗之懼盍令羣臣固爭宰輔力持解其事權私家閑任俾嘗侍典兵之勢不成則司隸磔屍之誅可免官府上下無害無猜不亦可乎凡公所言期濟國事不徒借刑餘沾搏擊已也而羣小喉璫此左班官合謀劓刃耳於是殺公計決矣曹欽程之誣劾公也以推薦高忠憲公同餘姚黃公白

安等指爲東林邪黨除名爲民未一歲織監李實疏提騎遠問公入辭父母出見收者飲食言笑如平時里人巷哭攀車者萬人故吏奔問徒跣以千里其兄鴻臚公諱某者奔走塗炭親知義舊同心營免公獨自分必死過德州之日作書誠子訣絕後事抵京待命錦衣衛東司房銀璫繫頸從容索紙筆作季弟曠墓誌銘願謂鴻臚公曰兄歸事二親我有亡弟相隨九原耳已而許顯純拷掠楚毒坐贓酷比同事者已斃杖下惟黃公白安尙存遇害前三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叫公字曰仲達我已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其處死生之際如此公爲人才智通敏議論廉悍處朝廷大事動中機宜有所條奏援筆立就忠烈忠憲兩公廼先後堂官也倚公如左右手當楊公避客草疏獨以其意微問公公力止之曰公顧命大臣若一擊不中反爲所噬有傷國體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先是公在邸中疏璫十六大罪其藁爲兄鴻臚公所奪至是趨歸繕寫將上聞楊疏已進廼止其事同官皆知之而高公之掌院事也廉御史崔呈秀之貪拜命入都堂首指名按劾屬公爲奏崔聞之微服叩頭祈哀公正色叱之此自有公論非某所得私也然則忠賢之殺公也人知其繼楊公以擊璫而

不知先疏其十六罪羣小之殺公也人知有曹欽程魏廣微而不知有發
蹤之崔呈秀也李氏家本河間之甯津始祖嘉那爲元初行軍大帥諡桓
烈以戰功顯子霑柯漕運萬戶世守鎮江江陰等處元季有平江路同知
死張士誠難諱諫者則其五世孫也累傳而爲贈太僕卿復庵公諱果實
公祖封太僕卿見復公諱鵬沖實公父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有三舉
丙辰進士第五人其文章有聲於時選得南康府推官決疑獄除苛稅政
治第一修紫陽隄復白鹿書院分較江西省闡再聘廣東同考取士號得
人所著詩文有招五草別匡草落落齋集若干卷生於萬曆癸巳十一月
二十八日死於天啟丙寅閏六月初三日配錢淑人以弘光元年卒得年
五十有五子一卽遜之邑廩生補廕公德州誠子書所謂九歲孤也今能
讀父書修輯公遺文作年譜人稱其孝女一字禮部主事霞舟吳公之子
齋之吳公諱鍾巒以宿儒教授里中公之師也臨難受托經紀終始公早
貴摧折而霞舟棲遲晚達至崇禎甲戌始繇諸生舉進士嗚呼人世死生
得喪之故豈可問哉予雖不獲交公而少讀公之文今識公之子覽其家
傳輒爲隕涕廼詮次公生平以少俾國史之所未備爲銘曰

我公之生夢日始升有龍無尾迺脫於淵叶 猊猶璿琰爲守大閭燹燹震
電碎擊九門索彼天狼縛之虎賁短狐而冠上帝弄臣爰盜弓矢射我長
庚我公之死白氣亘天叶 月犯執法彗掃羽林黃霧野塞黑青晝行夔魑
吐火迺焚崑崙不周雖折泰階再平大江入海匡廬出雲赤岸故老白鹿
諸生人思寶武家誦李膺陳屍北寺暴骨西亭三年血碧萬古汗青伍員
祠廟楊震子孫幽宮宰木隆碣高墳凡百君子視我刻文

太傅兵部尙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顯皇帝制科得士貽之子
孫以保乂王家迺冠禍殷流淪胥莫救後生執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
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賀公雒陽呂公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
當思陵之季此二公者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
心之舊身堵狂寇家扞巖疆其効節同濂維橫經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
在成仁旣入水而不濡雖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
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繇淮
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爲請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常大書其官博士詳誅

其行雖陳鄭皆災穀雖交關而丹青彝鼎猶側出於橫流劫火之中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蓑弘之青血欲以弔北邙而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歎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鄉父諱孔學皆以公貴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詔書兩旌其門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曆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雒陽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兗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爲員外於考功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考功郎逆璫矯旨弗用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卿改太常寺以少卿管四譯館尋陟爲正陞南京戶部侍郎領糧儲超拜兵部尚書中糾拾以免公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著書他事多可紀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光廟上賓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言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伏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戒近習不宜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議也南司農旣多逋賦兼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出入本折多寡鈎考不及

額者百二十萬有奇卽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經費尙虧十有九萬京軍
勾勾索餉憂在根本公廼疏十事二十四弊以聞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
上命填補次與其屬講求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
有司累息奸吏斂手又以園府乃國息之本爲之禁放鑄淆雜而專行注
錢權其子母以贍用行之三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恭定之
於關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公則以門推篤行
居近先儒卽鄭氏之禮堂寫曾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
卷表獻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頌諸學宮爲永法芝生於庭十有八
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
猷畧爲學本原視夷險爲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蹈白刃而無
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之爲南司馬辦賊也上完江淮中顧
宛維家國綽有成算旣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庫土惡災螟沴青窮民襁
負無歸公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下
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賙鄉里庸足多吝當事者主撫議見河汝蕭條
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

土寇王之典榮黜反覆公不動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自成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蹂宜陽躡永甯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雒陽震恐福邸在城中積金錢綵物累鉅萬謹錄籥牡不問賊援兵之過者糗構惡投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梁肉而令吾輩枵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侵逼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返而合圍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縋下鬪殺十數人賊再用羅軍礮具來攻公鬚眉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多死紹禹之兵視而嘻道上竊竊耳語旦暮以城下賊蕤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去矣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神祖愛子猶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賊乘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牽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答所受內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去公弗動其衆擁以下過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

其首願王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詘於賊辱國體賊渠見公於周公廟
曰呂尚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瞋目罵曰吾天子大臣恨無
兵以磔汝狗鼠今日之事唯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復何憾賊猝
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北北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脰就刃容色
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荒枯之際
惻乎有餘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事按宮省舊吏皆云鄭
貴妃緣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引數千綱收其
贏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思陵封樁匱詘推光廟天顯之愛不
忍以憂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雒陽熟知王宮緡錢藏銀小發取
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傷親親之恩迺屏人極論開曉禍福王
亦但領之而已捐私橐出家糧譬之捧土堙河萬分何濟老臣不惜以身
率衆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而緘膝屈鑄卒棄之冤徒悍卒之手
此公聞國言籍籍拊膺嚙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不云乎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爲諸
侯之孝漢文帝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以史攷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國作難王恐上憂太后日夜泣
梁將士力戰吳楚不敢過而西王之歿也得謚曰孝今夫神祖之所以愛
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爲宗室倡
首蓋當有聞而應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諸侯
之孝乎當自成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雒陽之變繇於內潰彼非能
肉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
夏因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
周之板蕩感大道之銷沈公於是灑熱血以澆孤城抱殘經而覲三后講
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爲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
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
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着核衣履之微事爲之制人或疑公宜闊達濟變
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
自奉子弟儼從通脫放橫侵枉小民故螟特蠹賊數斂姦軌相因而起公
此書所以塞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拔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兗州
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蓮妖之變賴以無恐敗歷銓曹

公廉不受私謁釐正選簿年稽月攷周忠介聯事郎署嘗亟稱之觸掌官忤政府據故事以面折臺諫侃侃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場清屯糧入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趨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爲江防蓋公之爲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鄒魯而間出於范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彊廉辦自許爲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南侍郎陛辭上目而偉之旣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骯骯上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辦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上言者乃撫他事中公旣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跌不復退居嵩山之陽者七年以遜世無悶爲學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長然自以遭不世之知願用毀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陣之日其中有不合然者故沒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粥粥謹厚未爲通人所許然不失爲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佚弗傳武昌之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雒陽事相類故牽連書之呂公仕宦參錯余未及見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芑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寇從澠池初渡淮泗宴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爲憂勸上宿重兵爲衛人皆服其

先見又維陽未破苦言以借箸福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維人士避
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
而兆琳成進士於故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藍孺實公
之壻手自讎校刻之於淮上余旣受而卒讀江村寒夜從廢簾敗紙中追
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載庶於國家存亡大故後人知所攷信非爲公一
人已也公諭坐在新安之某原以郭夫人耐其月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
者余以公在祀典配瞽宗作家廟諸生雅吹擊磬登歌進酒是不可以無
辭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笙鏞我公其來兮章甫以從奕奕兮周廟
鳴鴉毀室兮斧斤載道我公其死兮四國是悼溘埃風兮上征御綏嶺兮
王孫謁我后兮天門執羈勒兮微臣瞻虛妃兮在旁撫愛子兮沾巾辭九
閭兮心惻降周覽兮下國骨藉藉兮無人辨宮牆兮叢棘噫嘻曾與閔其
不見兮蹇吾法夫仲繇苟髮膚之罔愧兮知父母終不我尤位鷹揚之苗
裔兮功不遂乎營丘庶斯文之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甘芝菌之萎絕兮
忍化此蕭艾也眷靈泉之涓潔兮雖抱石其何悔也重曰鼓填填兮血輪

因巫陽下招兮陰房青北邙巖岌兮碑出雲緘余馬兮河之澗酌椒漿兮
進蘭脯刻貞珉兮誓終古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
於其位爲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書其勲德於墓道之
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於永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
偉業爲之辭偉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草莽固陋褻王章
而私令甲禮之所不敢出也明德固以請曰 上命卽其家伐石樹表而
螭首未有刻文匪惟抑沒先人將以隕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
偉業旣辭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謚文通王公諱永吉字修之一字鐵山揚州高郵人也其先世徙
自毘陵曾大父諱木大父諱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贈少保妣皆贈夫人
公生而瓌異長身修髯具文武材畧由進士起家再爲縣令於大田於仁
和一爲推官於饒州咸著異政從戶部郎備通州兵事有威名遂推以巡
撫山東未一歲改薊門總督其時流寇已隳突河華滔天阻兵羣孽扇行

所在蟻結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賑於倉卒之時投袂在敗亡之日猶能輯甯東夏擁護巖關障遏奔衝叫呼指柱既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服閑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興運故不得備書其初入 本朝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夫請郎吏之謫罰者得以贖論晉工侍郎用疏辭報罷再起戶侍郎上封事十條於蘆政馬草尤中肯綮又陳投充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慷慨切至報可施行尋擢兵部尙書賑饑真定卽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 召入爲秘書院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飭訓令以定兵制侃侃克舉其職且念土寇用反律而閭左剽劫不得與同科卽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當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冤濫真定爲州縣三十有二凶災延蔓數百餘里公以 上賑卹恩甚厚不可委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過人人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興發成於手中得調度之宜有調救之實又以其間訪官吏良猾風俗利病爲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以大用公也公居平搃肇江南漕弊京通是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

命立馳至潞河訶輓卒以何不前對曰爲紅船紅船者楊村淤淺轉運之船也具得其稽索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爲三番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籌發運艘危坐難兩巨燭手漢書一冊風雪繞其鬚髯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眞勞臣也明年召入爲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尙書事上時御南苑手腕所服冠以賜面命之公頓首出坐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需次者幾何人曰千人矣掾中之以年勞在冊者幾何人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爲注補曰員缺之汰也資歷之有不相當也卽如是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問其設法爲疏通曰叅罰之多也開復之不易也卽如是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安用我主爵者爲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爲二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而始成奏旣上見者咸服其精切蓋公天性彊于吏職能斷大事處之無疑以吏部用人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同事外以厭伏羣情綱紀畢張苞苴抑絕卽下至流品勾稽年贏月縮銓除移駁甲是乙非他人視之叢蒼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倦而公亦自此漸以病矣公病而尙方賜藥物趣累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兄子科塲事

責授太常少卿未幾卽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嚮用之而公竟病不起嗚呼斯可謂出身爲物以死勤事之君子已公亦奚憾矣哉其或有不量公者曰古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節不可爲不用也何以不能挽橫流救末造乎是不然山東亡命遽起如龍山滄浪淵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以一節挑三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畧矣京師倚邊腹建牙爲犄角舊制額兵十萬有無尙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軍廷議遂裁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鎮帥而獨留薊督一官以任公子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罷卒又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駸駸渡河百萬方張之流寇撩猛虎以空拳救燎原于杯水尙謂公力獨能辦之然乎否乎撤甯前併山海以爲擋楮根本之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相杖公爭之數月猶不見從賊大同圍急而後遣之故公以單騎十日盡發關甯勁旅頓沛勤王去京師二百里而已無所及若夫公之南還也柄臣不過資其空名而未嘗假之實力然猶扼准不可蹈海何之走單舸於颶風鰲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東身歸命嗟乎世之不量公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觀危知變轉敗爲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羈旅登